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惠

左 右

沈版



大平洋重黑三章
 中日文化之路
 關於女人裸臂光腿的三三章

中國
 中
 國
 文
 化
 之
 路
 結
 章
 之
 古
 今

角四價每册每 800, 240, 32, 0, 14, 期五十二第卷三第

北平 藝文社 發行

太平洋重點主義

敬啟

——紐約泰晤士報「反樞軸陣戰略論」——

紐約泰晤士報之軍事記者波爾維因，最近由突尼西亞回國後，曾行了一萬二千哩之前線觀察旅行，歸返紐約後，以其觀察結果，在該新聞紙上發表了反樞軸陣戰之戰略論，主張卡薩布蘭卡方式之全面的修正。前此軍盛頓會議中，曾有歐洲盟主與太平洋第一主義之對立，由於盟主政權之不滿，澳洲政府之建議以及美國內輿論之動向，羅斯福當時亦主張應注主力於攻擊日本軍，波爾維因之主張，當可視為美國意向之反映。波爾維因所述，約如下文：

美軍不及德軍

記者（原著者自稱）由突尼西亞回國後經過英本國的二萬二千哩之旅程，已經終了，現在又歸還於紐約。然德國軍隊依然強壯，全世界正面對今夏之重大危機，夏季戰局如何推移，將決定戰爭之期限，更難決定，此次戰爭對現代文明究竟要有某種程度之摧毀。突尼西亞戰線上的戰果，僅是歐洲戰場上反樞軸陣戰之初步之攻勢。戰果之重大，固不能與以過小之評價，然而在人員上時間上，非州作戰，反樞軸陣戰實支付了很高的代價。在美國國內，一般部即對突尼西亞作戰，是美軍的戰果，實際上，突尼西亞作戰之勝利，主要部份，不能不說是英軍之業績。德軍在陸上以及空中，當然有相當犧牲，不過這與一九一八年三月對蘇聯出以一大攻擊之情形相同，而且在此突尼西亞作戰上，我們可以明瞭，美國最惡之敵是美國人。美國民無論在作人上，軍隊上，都需要再加一層的訓練。美軍的陸上部隊，在軍事能力上，遠不及德軍，根本尚不能與德軍並列。

美軍將兵之脆弱性

第二個問題，是美軍將兵對戰爭的態度。美軍在精神上強有力上，都有所不足。一千三百萬之輜輔軍，有完全之訓練與準備，足可稱為強者。英軍與紅軍合計，亦不能超過九百萬，為了與樞軸陣戰，保持同量，則必須有四百萬美軍，能運至歐洲大陸。然僅以一個團之兵力，反樞軸陣戰於歐洲戰場上，並不能得勝利，他是個問題。如再加上德軍現在有有力之潛水艦的攻擊，則更行困難。然則以空軍力來補助兵力之不足，有否可能呢？我們知道，要擊破德國，必須在德國心臟部擊破德軍，除於陸上，一應得勝利外，別無他策。不待言，歐洲已成爲德意志之一大要

塞。反樞軸陣戰只要能夠具備以下兩個條件，則可收到襲擊此要塞之可能。即：一，假如反樞軸陣戰在歐洲大陸有了充足之兵力，空軍，戰車，鎗砲及食糧。二，反樞軸陣戰能繼續努力至使樞軸陣戰屈服之日。

然而在此長時間內，亞細亞戰線及南太平洋戰線上，該變成如何情形呢！

日本軍是最強之敵

日本人比德國人是更加軍事化的了，他們確信自己担負着平定全世界的使命，所以日本軍是潛在的最危險的敵人，日本軍由珍珠灣開始，北由阿留特羣島之哥斯加島起，南至孟加拉灣之安達曼羣島，做成一要塞線，背後復建築堅強陣地。這些島嶼，都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故日本軍之立場，非常優越，而且日本在資源上，也特別豐富。有世界之橡皮全產額的十分之九，銀的十分之七，米的十分之九，而麻幾乎全部，鐵鋼及廢銅，是有數百萬噸。石油，僅荷印者，即足可供給於日本艦隊，航空隊及輸送船之使用。在人的資源上，日本軍把握着一億一千萬之原住民，此中，尚未加入菲島及中國人。反對白人之前住民，可構成勞動力及其他人之資源，且可組成軍隊，協力於日軍。故日本軍以佔領地帶為基礎，逐漸強化。如是，於明年以及後年，擊破德軍而異常疲憊之反樞軸陣戰，將何以再攻擊強大之日本軍？因此，我以為對這兩個問題，必須與以熟思之時期，今已到來。到底是擊破德軍後之疲乏軍隊攻擊日本軍呢，抑或在現狀下，即攻擊日本軍呢？要知道，擊破日本軍後，反樞軸陣戰，則不難擁有現在之兵力，能以中國印度澳洲之全兵力，攻擊德軍，論理上已極明白，不容爭辯。此次，該輪到日本軍作戰了。對歐洲之要塞——強力的德軍，最後的襲擊，是應該延期的，在對日作戰期間，以空軍對德時加轟炸，再以陸海軍包圍其要塞之四壁，則可使其內部逐漸弱化的。如現在仍不對日本攻擊，則明後年，日本必更強化。德國現在的強盛，到明年，一定要發生變化，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現在對德攻擊，流些無用的血，而遲遲對日攻擊呢？現在正是我們最後決斷的時期。



新黃河築堤巡迴慰勞速描

王瀟 酒記

到前線去吧，皇帝的孫子！

泛濫着重慶政府，由於思想的歪曲，而釀成了同室操戈，兄弟鬩牆之現狀……

此次黃河的變遷，災害之大，損失之巨，實為空前所未有的情況，考其因素，推原禍首，即是共黨釜底抽薪之策，——交通破壞。

拯救民衆，復興農村，和平區域的河南省公署，成立新黃河築堤委員會，大功啓動後，各方的援助，民衆的努力，積極的修築着，爲了慰勞築堤的工友們，省署宣傳處，新河南劇團，這些思想戰士們，於五月二十三日，向着目標出發，他們高喊着，「我們宣傳人員，應作具體的活動，同志們：到前線去吧。」

告別故里——汴城。

五月二十二日的早晨，陽光暖的升上了地平線，這時，我們被這輛汽車，拖出了開封，走上了新的途徑，清風拂面，精神頓爽，茅舍村落，疏稀幽雅，農夫唱於野，田內之麥子，綠油一片，波濤洶湧，渾如天然碧水，一望無際，耀眼生輝，村外幼童，天真爛漫，見車到，拍手舞蹈，並依然自樂，正午，至陳留縣，息後，復行顛波動蕩，頗不寂寞，科學的怪物，隨着長途的公路，向前跑着，下午七點，達到了目的地——高賢集。

行裝運上，洗刷完畢，時已暮色蒼然，萬家燈火了。

戰鬥的前哨

金鷄三唱時，東方的天空上，浮上了一層淡

淡的魚肚色，彩霞受到旭日的反映，形成了滿天的紅色，起後，散步於村內，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信可樂也，農民爲了保護一年的辛苦——麥子——，雖在天氣拂曉的時候，已早早的在田中看守了，村內的空氣，異常清靜，一陣陣野花的幽香，撲鼻傳來……

因受到洪水的洗禮，屋舍已多數倒坍不堪了，更有那荒塚裡的白骨，充分的暴露着敵方的殘暴——不堪設想，暗之令人傷感。

簡陋的舞臺上，演變着，人間之實事，劇情緊張……熱烈……臺下的數百農夫們：無不嗚呼驚服，超王二活寶的，對口相聲，又惹得——捧腹大笑……

宣傳處某君的講演，「黃水的泛濫，同胞們遭到水災的痛苦，爲了救自己，救大家，保鄉土，我們努力的築堤，要知道，暫時的辛苦，即是一勞永逸……」臺下，寂靜得鴉雀無聲，聚精會神，默默的領會着，嘩嘩……一陣陣鼓掌，不絕於耳的響着，當時工作的火熾，已達到沸點了……

愛難的災况！

由於秋麥無收，共黨擾亂，造成了民有肌色，野有秋聲的現象，農夫的面孔，是憔悴憔悴的，月所食不外——樹葉……草根……等類……他們現在於奄奄待斃的時候，唯一的期望即是——麥子的豐收——他們這種理想的美夢，希望早日的實現吧，都市內衣食無慮的諸位同胞，要知道農村內的同胞，還在水深火熱中……拚扎着呢……

最後的兩天，達到了——底閘——話劇團……電影班……紙劇……總動員的出征……

……宣傳情況，已至白熱化……在「匪區一角」的劇內，共黨之狠毒，民衆鐵錘下的掙扎，民衆的搬上了舞臺，赤裸裸的現露出來，賜給了民衆不少的興奮……「愛堤」一劇尤爲生色，編劇者——爲彰顯有舞臺經驗的——冰影先生——簡潔當來，大有滿腔——「黃河」之風味，其合當地之氣概，所放到的成功，打破了六日的經紀錄……

神聖的偉贊——「萬里金堤」

自中牟至太康，全長三百餘里的新河堤，誠爲建築一大貢獻，現快要全部告成，由於一滴血肉一滴土的努力，使「他」似巨蛇一般的，曲繞在中原，至上瞭望時，一碧萬頃；茫無邊涯，嘆息大自然的無窮，要知道這河堤的成功，皆由於勞苦功高的工人們，用血肉換來的代價，不怕風雨的摧殘，永遠的陳列在那裏，留下了他們的跡痕，在歷史上，就可謂「萬里金堤」……

細雨濛濛，麥浪裏，公路上，蒙了一層薄薄的濕土，汽車上，坐了這一羣思想的宣傳戰士，七日的巡迴宣傳，於風塵撲撲中圓滿的結束了，田內的麥子由青而成了黃色，向他們點頭好，似說「辛苦了」回憶着已往七日的過程，不禁熱血沸騰，塚上……底閘……一頁頁的事跡又從眼簾內，幻演出來（散歌）大地起和平的呼聲，促進了萬里地新翠榮……我們是開關東亞的先鋒，我們是拯救民族英雄……已燃起光榮的火炬……大家和奏着勝利的凱歌，風浪翻騰中，許許的野馬，向前瘋狂的跑着，鑽去，汽車似脫離了少許的輪廓，像一張大自然的長屏……

……

……



美國民間哨戒飛行隊

鄭羽魂

美國民間航空能担任本土防衛一翼之功，未嘗不是戰前航空知識普及與民衆航空熱所造成。

大東亞戰爭勃發之翌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美國頒布了一切民間飛機禁止使用的命令，於是所有民間的航空設施，人員，器材，均一律的受軍的支配，而另外組成一個民間哨戒飛行隊的軍航空補助機關。根據商務民航空局的統計發表，當時民間航空機達二萬六千五百架，商業及軍用機二千，並有其他附屬駕駛員，修理工場，飛行學校，地上設施多種。

根據右列的情形觀之，美國現時，迨有二十萬名之航空預備軍，此次將民間航空隊容統之一後，又可爲本土防空重要之一翼了。在今日軍事當局多呼號航空擴大建設的聲浪中，美國得有如此的實力，未嘗不是戰前航空知識普及與民衆航空熱所造成之功績也。

CAP之組織

民間哨戒飛行隊（Civil Air Patrol）路稱CAP，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在紐約市長與以下一般航空熱心家及民間國防局之一部門所共同組織的。最初議會方面，擬以此組織隸屬於陸軍省之下，其後爲方便管理起見，改屬於陸軍航空部。由於受陸軍航空部之指揮與統轄，於是民間哨戒飛行隊之全國司令部遂由陸軍航空部之約翰·P·加利少將任命，同時受曾任第一次大戰飛行士，現任全美航空協會會長基爾，羅布，威爾遜之輔佐。

CAP全美共分九個管區，與陸軍管區相對應的編成，各管區之指揮官並均由對民間航空事務有豐富之經驗者充任之，每一管區內，更設各

上加強其保護者（父兄）之同意。在志願隊員中，男女不限制。

CAP之任務

根據CAP本部發表，民間哨戒飛行隊之特別任務爲左列諸項。

- (一) 飛行場之防衛，在實施作業之飛行場中，負日夜警戒之責任。（附：預備美國無軍事性設施之飛行場約有二千以上）
- (二) 戰時緊急狀態下，當作輻輳狀之處理，駕駛員更需作國內通聯之工作。
- (三) 代替軍事當局向人跡未到之海岸，及未開墾之荒地作巡邏哨戒之工作。
- (四) 已熟練之民間航空士，作陸軍航空士之訓練的，如駕駛飛行時（機尾曳救滑翔機）作地下射擊之目標。輔助航空技術之發展。
- (五) 老練之民間飛行士可作練習偵察機之空輸工作。
- (六) 戰時F如果軍用機在民間飛行場著陸，不能繼續飛航時，CAP駕駛員當接前前進。
- (七) 訓練CAP隊員對各種飛行機之形態與標識熟悉，以便於監視時可以認別與指導敵機之分。
- (八) 在得州及防衛委員會之許可時，可爲國家各要人急用時之用。
- (九) CAP隊員應對各地之地理熟悉，萬一有命令居民撤退時，即負責公路及交通機關之哨戒責任。
- (十) 對於失事之軍用機，負責搜查救護。

CAP之訓練

CAP訓練之方針，大體可分：陸海軍之戰略，軍事之體術階級，高等飛行術，氣象學，空軍警報傳達急常識，以及其他諸部門之防衛學問。關於CAP之訓練之事項，CAP本部之訓練部長哈果·H·布利大佐，曾對訓練實施要綱有如以下之發話：

隊員之資格

CAP入隊之資格，略較正式飛機駕駛員爲簡易，大約可分下列四項：

- (一) 由民間航空局之證明，更有民間飛行士或駕駛員之保存，優良之美國籍人。
- (二) 美國政府之證明許可，自身有特殊之技術，或能修理無線電及輔助器械者。
- (三) 對抗空有輔佐任務，對汽車，救急車之駕駛，或對警戒上有心得者。
- (四) 曾受過CAP之訓練計劃之飛行練習生。

此外入隊之限制復有：CAP隊員之最低年齡需到十六歲，空中工作者，最少十八歲，此外二十二歲未婚之志願者，加入時必須在志願書

P 隊員每個單位都是負起航空國防上之義務責任，與使命之基礎。換言之，也就作達成以上各任務之必要訓練之實施，而樹立與國家行動趨於一致之各種防衛之健全補助。關於訓練之手段，在志願隊員與普通隊員中，均依各負責指揮官之精心所為而授之。

CAP 之訓練之要綱，為全美諮詢委員會所編成，並調陸軍航空部隊，海軍航空局，CAB, CAA, 教育部，及其他在民間航空界活躍之各份子之意見而成。

訓練第一目標是着重於軍事禮節及訓練，關於此點，有在利大佐之談話：「如果CAP之任務完全達成，各隊員嚴格之訓練後，相信將來之名譽及效用，當能有善美而耐久之效能產生，以故在訓練開始當從基本之軍事禮節上做起。」

第三訓練目標，為訓練CAP隊員對各地區內之防衛機動之內容，性質，機能，任務以及組織認識詳確，更對非常場台下地方法之熟練。

第四，着手於民間防衛之特別措施，附帶領導市民，對紅十字，發生連繫關係。

第五，理解美國國防組織，陸軍，海軍，陸軍航空部隊，民間防衛局各部門之解說，統帥，作戰之運用基礎事項。

以上各項一般教育完了之後，再分別施以特殊之配屬訓練。例如在以隊員之訓練二十哩乃至五十哩半徑以內，作強烈之地形熟悉訓練，在空中飛行時間劃出來。此外如氣象，通信，修理等均在訓練之列。

CAP 之飛行手續

CAP 訓練方針，既以一切有關國防航空之任務為目的，但是CAP訓練期間，如果漫然無頭緒，亦是不能達於完美的境地，所以自初學達到最高水準時，其間當嚴格其飛行手續。政府在訓練期間，援助燃料，器材，以其他經濟上物

關均免費用。CAP 隊員之制服，標幟，駕駛員，地上工作人員均有特殊之符號，對CAP之規則，須絕對遵守，否則以受任何法律規則之制裁。在機體標幟極易模稜曖昧之今日，CAP隊員必需對敵我之分除標幟外，更需作進一步之認識即機體之研究。關於此項識別法，陸軍航空部隊之戰鬥隊司官提出有所謂「飛行計畫」者，此「飛行計畫」亦是由CAA通信網與情報本部識別課提供材料，對於敵機之識別相當準確。在現在南太平洋戰事方酣中，第一線美空軍中，已有頗多老練之CAP隊參與現役飛行士之列陣。

CAP 之陣容

根據CAP之公布，CAP之現在陣容如次

- 全國司令官 少將 約翰·F·加利。
 - 理事長 基爾·羅布·威爾遜。
 - (CAP)飛行企劃委員會 爵基·E·赫托拉托梅
 - 陸軍 (陸軍航空部隊) 少佐 阿來克斯·B·瑪古米幼林(同上)
 - 海軍 大佐 A.W. 拉托富托(海軍部航空局訓練部長)
 - 中佐 A.W. 保羅克(海軍部航空局訓練員)
- 其次各隊長官，均為民間飛行士代表及民間防衛局(O.A.D.)，商部民間航空局(C.A.A.A.)所担任。全國共分九管區，各區有區管本部，管區下分州區，每州各五十一名飛行隊長，大概的陣容是這樣的。

請用四角錢買一本最有興趣，最有價值的讀物……「吾友」

本報投稿簡則

- (一) 本報各欄公開歡迎投稿。凡政治論文，世界知識，雜文，名著譯述，文藝散文，長短小說等與本報宗旨相符，內容適合之文字，一律收受。
- (二) 投寄譯文，請將原文附寄。如原文不便附寄，可將原文題名，著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點詳細註明。
- (三) 來稿請註明寄處，文後及附發文為幸，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四) 來稿如未選用即欲退還者，請於來稿右上方註明，並附足寄回郵資。
- (五) 本社對來稿有修改權，不願別改者，請預先聲明。
- (六) 來稿編列後後即致函謝，每千字自二元至六元，不願受酬者請預先聲明。
- (七) 圖畫照片歡迎投寄，計酬每幅自二元至五元。對圖太細者則不予，惟須附寄原稿。
- (八) 來稿除署名外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並加用印壓。
- (九) 本報刊載之文字，如發現其有抄襲或一稿兩投，本報概不負責，並請其自負其責及抄襲之罪責或法律名。
- (十) 本報刊載之文字，其原稿請作者預先聲明保留者外，其餘本報所有，不准轉載。
- (十一) 來稿請寄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新友報社編輯部。



聰明是無法學的，是天生的；人們所能學的不過是學問與經驗而已。

低能

品 談

在中國史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幽默故事：就是當晉惠帝的時候，因災荒餓死了許多百姓。地方官把這事呈報上去，晉惠帝很詫異的問道：「他們（老百姓）爲甚麼不吃肉糜呢？」又一改晉惠帝看見一羣青蛙，就問太監道：「蛙是屬官家，或屬私人？」太監無法回答，祇好說：「在官地的屬官家，在私宅的屬私人。」

一個從小就受着高深的教養的皇帝（惠帝）怎麼會發出如是膚淺的問題呢？於是大家對於惠帝的批評是：昏庸之主。其實惠帝並不見得是個頑人，他不過是一個低能的皇帝罷了。因爲他智力上的低能，所以誠實可欺，致被賈后所殺害。所以低能兒是天命注定的不幸者，因爲他們的智力或意志不足以適應環境，結果是處處吃虧，被環境所淘汰，而過着悲慘的生活，甚或滅亡。

民間故事裡像女婿的故事，以及其他的傻子故事都是描述低能兒的。例如「笑林廣記」裡說：「有一個呆子扛一竹杆進城，劈進城門低，橫進城門窄。於是有一個人說：『我上城牆上去，你把竹杆遞上城牆，你再進城，我由城牆上把竹杆遞給你，不就行了嗎？』像這類的故事人們都以為不過是「話而已」絕對不會是事實。其實像這樣的低能兒在低能兒裏面，還算是比較聰明的。據說在英國蘇格蘭島上的蟹族，蟹數目祇能數到十，超過十的數目就不知道怎麼數了。而且不會心算，數數時必須遍拍全身各部，才能把十四數目數完。（清參事本報一七八期第六頁一已）

布亞人之記載法（一文）假設數一拍左臂，數二拍右臂，其餘的數目或拍腿或拍脖子等。所以假使我國的低能兒到了那裏的蟹族裏，說不定在他們的眼光中反認爲是聰明人，也未可知。

通常批評人的智力，多說：「那個人真笨！」「那個人真笨！」到底怎樣才算真笨？才算笨？却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憑個人的經驗和私見去論。還有人贊成人說：「學聰明點！」其實聰明是無法學的，是天生的。人們所能學的不過是學問經驗而已。

對於低能兒從前是漫無標準。但自智力表發明以來，低能兒已由智力測驗，確實的分辦出來。低能和瘋狂都是變態的，但從來的見解，認爲前者是先天的變態，而後者是後天的變態。故途有癡呆 (idiot) 的名詞以與衰退症 (Dementia) 相對待。患衰退症的人現在的心理雖是健全的，而從前却是健全的，而患癡呆的人則從沒有健全的心理。這種區別還有很多的證據。研究低能者的大腦的結果，便發現和常態的大腦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低能者的腦室很大，腦的組織很小，而且有的迴旋也不多，在顯微鏡下考察時，大腦皮質也有缺陷。這種顯微鏡下的研究雖然很少，但已表示，在低能者的大腦中，有許多不發達的神經細胞，並且錐狀細胞 (Pyramidal cell) 也很少。大腦既有缺陷，時常身體的構造上也多少有顯明的缺陷。例如鼻子，耳朵，上顎等的畸形隆狀，以及身體骨質略很大等。

低能之屬先天的缺陷，當然是確定的事實，但瘋狂的是否純爲後天的，絕無先天的因素，則尚是問題。我們常見多數的低能兒同時也有精神病，好像兩者有某種密切的關係似的。

由多數團體兒童智力測驗的結果，表示低能兒的智力年齡永遠不能超過十二歲，也就是說，低能者的智力永遠不能超過十二歲，這就兒童的智力。不過有些學者說，僅由智力缺陷來給低能下定義是不適當的，因爲低能者尚其他的先天缺陷。例如一個人生下來便喪失了某種本能，結果也可以使他完全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與沒有幫助時完全不能維持自己。另外有些的智力是常態的，但在道德上有缺陷，因而不能適應社會，則可視爲道德上的低能。不過本問題尚是一個懸案，爲討論便利計，仍以智力爲主。

由智力測驗的結果我們知道智力商數在一百四十至二百的爲天才 (Genius)；智商在一百一十至一百四十之間者爲上智 (Very superior)；一百一十至一百一十者爲敏才 (superior)；智商九十至一百者爲普通人 (Normal or average)；或稱中才，庸人；智商八十至九十者爲魯能 (dullness)；智商七十至八十者爲愚笨 (Borderline dullness)；智商在七十以下者爲低能 (Feeble-mindedness)。低能又可分爲三等，智力商數在五十至七十之間者爲下愚 (Moron)；智商在二十至五十之間者爲無能 (Imbecile)；智商在二十以下者爲白癡 (Idiot)。下愚是低能的最高級，或低能中最聰明的。這種人我們平常有機會見到，因爲他們的數目不少。他們靠着親友的照顧，尚能在社會上生活，到了成年後，他們可以藉教育和經驗來說法彌補些他們自己的缺陷。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缺點及情緒反應。這在觀察是很重要的。他們也能儘量的適應生活，但必須有親友們智力上的幫助。他們的智力近於愚笨人，有時除了被認爲有點笨拙外，一般人多看不出他們有什麼毛病。直到他們夫

業而安之若素時，才看出他們不能與普通人競爭。他們的生活是靠着習慣而不是靠自己的判斷。如果所養成的習慣不適當，他們便無所適從了。他們身體構造上的變態不很明顯，但也可看出，如頭骨的形式與大小及耳目或上顎的特殊等。他們的感覺略有缺陷，少運用，故對事物的解釋很有誤。他們的自動注意力很缺乏，要他們繼續注意某種事情很困難。因注意力的易於分散，故其記憶力也很薄弱，所獲得聯想範圍也很小。因此其學習的事物很少，而大部分在一種習慣裏生活。建造的理想，發明創作等都談不到。前見「軍文每日」常春藤君批評雷姆女士為低能，雷姆女士作品的好壞是另一問題，但她既能創作小說，至少是證明她不是低能，當君似有濫用名詞之嫌，由此也可見一般人對於低能的觀念的模糊。

下愚也有基本的情緒和少數較高的情緒。至於審美的和道德的情緒他們都沒有。他們有時也引起歡笑，但不能領略幽默的深奇於意味，所以文藝作品的高下，是有智力作用含於其間的。有些下愚很善於處己，在一種簡單純樸的情況下可以說善良好兒童和好公民；而他們的態度和韻律，很令人可愛。但他們中也有不能自制的，他們的動作是衝動的，常不能自如的表示其突然的欲望。他們中有些反應動作特別迅速，而有些則很遲鈍。他們要學習簡單的合步動作如幼稚園中所做的，却是很覺困難，而且一生都是如此。他們的動作與面部表情都很特別。說話常是發音不清，或由動作控制的奇特，或由上顎的形狀不完全。總之，他們一切都較常人稍為落後。他們的智力相當於七歲至十二歲的常態兒童。

無能是比下愚較低而比白癡較高的一種人，他們的人數比下愚少些。無能者的感覺，知覺普通都很遲鈍，但因為他的大腦情形比白癡好一些，故感覺，知覺也較好些。他們能學習少數簡單

的事情，尤其是關於勞作方面的，但一切要長久支持或要自動的繼續注意的事情，則不能學習。當時候，但自發的注意力則缺乏。有些較比能幹些的無能者，可以擔負確定他能夠做的簡單使命，不過很易疲倦，且如有需要與智力有關的事則很簡單。他們學習說話，祇能說幾句，且祇能說簡單單的句子。他們說話的字彙有限，發音亦不清。因其注意力的缺陷與語言的限制，故讀書則不可能。他們似乎無想像力，市上小人的風行，我想也有些是因投合低能兒童而如此的吧。在無能者中，有些是喜歡活動，有些則不喜活動，在喜活動與不善活動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似乎應把他們分為活動型與靜型兩種。他們中不喜活動者是非常遲鈍或懶惰；喜歡活動的則常時的到處亂跑亂叫，惹人討厭。他們的虛榮心與嫉妒心也偶而發生，這表示他們多少還有些組織能力(organization)，不僅是受原始情緒的激動的。他們身體的構造是聰慧的，運動控制也是靈敏的。他們走路行動式樣很特別，面部表情遲鈍或完全沒有，或是僅有簡單的嬰兒的傻笑，而沒幼稚的表性。他們的年齡雖然長大，而心理仍是幼稚的。無能者的智力相當於三歲到七歲之間的常態兒童。

白癡是天賦低的一級，智力非常缺乏。至於白癡在生理上的缺陷的現象與心理上無關重要，因為他們其太低能了。他們的運動控制能力不適當。他們常患比較厲害的麻痺症，其中有許多銅釘。在床上，最好的也祇能坐或躺。白癡中能走路，其走路的姿勢也非常笨拙，身體搖擺不定，腳易跌倒，好像個剛學走路的嬰孩。他們說話的能力很有限，有些能說幾句話，也祇能將幾句話與適當的對稱相連結。他們常常發出種種多、痛苦的呻吟聲；有時哀號，有時痛哭，有時又像豬叫。他們多有感覺的缺陷，但多係一種感官有缺陷，全部感官有缺陷者較少。因感覺的

缺陷與大腦作用的不足，故其知覺作用亦不完全。他們的記憶力很貧乏，顯然的也沒有想像力。既然缺陷如此其多，推理作用自然是談不到。他們的本能情緒不調和，不能自制。白癡的食慾很亢進。吃起東西來像動物似的，不用咀嚼就滿口吞下。他們的憤怒與恐怖心非常顯明，但自衛能力却極缺乏。在他們的行為中沒有可稱爲智力的活動。他們極好破壞，在這些破壞中有些就是他們情緒的表現。要他們養成身體清潔的習慣，很爲困難。他們的無知識，無思想，無教育，不能自制，有如動物。其智力的幼稚有如兩歲的兒童，或者說白癡的智力永遠不能超過三歲的常態兒童。

就上述所述，低能兒在發育上都有阻礙。他不能超越其命運注定的階段，且他們學說話，學走路和生牙齒等也都較常態兒童遲緩得多。他們的所以不能觀察，不能學習，不能思想，和易受別人暗示，是因為他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注意力很差的緣故。

此外癲癇性的突發症在白癡及無能者中很常見。有的患癲癇的低能兒常病狀發作時倒地口吐白沫，有的當發作時則不出聲的滿室亂跑，有的則發生錯覺，忘覺，喜歡放大。

有一個白癡，以爲殺掉父親就可以任意揮霍，因而竟把他父親殺死。低能兒因爲意志薄弱，容易模仿別人不良的行為。他們也常犯偷竊罪，但竊則非常拙劣。有的低能兒因爲電影，而模仿演給人以寫詐財的惡癖。有被稱爲不良少年或不良少女的，有許多是低能兒；但也有被稱爲頑童的。有一個動盪的低能兒，因爲他的從姊蘇倫人家的東西，認爲有碍他的名譽，想把他誘到古井旁推進裏面以殺害她，而免自己名譽被累。還在普通人看來當然是一種惡想。在外國有低能兒學校，我國尚無。



中日文化之路

譯自中央公論五月號

剛本清一
明之譯

某一位可尊敬的中國人，同我參觀北京博物院時，曾對我說過如次的一段話：

「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並不一定是中國的土地及民族。我們對此龐大之國土以及民族的觀念，與日本人對此之觀念，自有其不同之點。然而我們爲了愛中國之文化，却有着企圖對此加以保護之激烈的衝動。所謂保護，並不是指北京及其他各地之過去的文化之遺跡而言，係對將來繼續創造中國文化之可能性，欲加以保護。」

却說對異民族之王朝的清朝，曾國藩等人物，其所以能竭盡其心力者，實由於清朝能擔負自民族之文化，而埋首於中國文化之中成長起來的緣故。

這一段話，是否能代表中國文化人之意識，固不可知，不過個人由此，實受教良深。

我們把自國之繪畫形刻以及學問教育，携帶到文化傳統相異的國家裡，自屬可能，然而我們要充當異國文化之構成者一事，却係近於不可能之困難事件。

我國自明治以來，迎接了許多的外國之文化人。他們對於我們之文化，實有其多之貢獻，然而他們並未能成爲日本文化的構成者。甚至如曾國藩，在日本多年，並與一日本女子結婚，然其結果，亦止於是日本醫學的恩人，此事正可證明埋頭於傳統相異的文化中一事，該是如何的困難。

一國的文化，只是由担負該國文化傳統者所構成。我們的祖先，在奈良朝曾迎接來唐僧鑑真等。而彼對於日本佛教，係經過當時日本僧人之

手，吸收於日本文化之中的。由此可知日本文化是由日本人，中國文化是由中國人開始創造而發展的。假如一國之文化，無外國人之手構成，則該國之文化，即無異於滅亡。

此次事變以來，許多的日本人去到中國。因之我國民對中國文化之關心，已顯著的提高。於是有人主張中日兩國文化已至融合之時。然而在另一方面，學者們有的指摘：因爲中日兩國文化，是完全相反的類型，故此融合，是特別困難的事。

對於中日兩文化之此兩種觀點的相異，在兩國文化之將來上，當有重要之意義，可是我認爲沒有十分在意的必要。

中日兩文化，雖然同是東洋文化，然其性格之不同，今已自明。其完全相反的性格，在歷史的文化的傳統之中，亦明白的表露着。然在兩文化成長歷史中，曾實行着不斷的交換。在過去之全部歷史中，我們的國土，收容大陸之文化，以及風俗言語習慣，以彼之文化的素材，構成了我們的文化。明治以還，由歐洲文化之流入所創造的日本文化，對中國也帶與很大的影響。

兩國之文化，雖性格互異，而在某種意義上，正因其互異，得繼續交換。然而忘掉此種文化之異質性的人們，常說中國之文化，是在日本完成的！——儒教之成爲真的實踐道德，教佛之成爲宗教，都是日本完成的。實際，此種見解，則無異於說日本文化不過是中國文化之一種。此與中國人對文化毫無所知的人們之見解，正可對照。本來中國之佛教，是與印度及日本佛教相異的

立場，而獨自發展以至於終極者。儒教自亦如是。忽略此點，而有如道隨歷史之年代似的，把這些都看做最後在日本被完成一事，究竟是錯誤吧！至於成爲此性格互異之中日兩文化的交換之媒介的，即係所謂共通的人類文化之最普遍的基礎上的共通性。同時也是因爲在地理上最普遍的基礎保「東洋」——環共通基礎的緣故。而且過去數千年間便互相交流之事實，將來必更成爲新的基礎。我們祖先之所以能接受中國文化的，就因爲有着能行動當時之日本人心中的東西的緣故。否者，我們祖先，於飛鳥奈良時代，絕無以如彼熱意歡迎隋唐文化之理。

在文化交流上，必須確保如是之共通的基本，而且又必須以二者是互異的文化爲條件。換言之，如果不是互異者，則可謂其缺乏交流之力。因而當我們想到中日兩文化之將來時，首先必須使兩文化之異質性（個性）發展。同時，必須互相確保其存在理由，絲毫不得相犯。只唯能確認與確保此異質性，則可望於文化之交流與互相之成長。

國人亦只應爲使中國文化之特質之成長而盡所有之努力。而此中確需互相協力。互相承認各自之存在理由，以尊敬恭讓之精神，於各盡自己之文化的任務中，來使人類的及東洋的文化之共通基礎自然成長，如是亦自能創造出人心嚮往的文化。

我們對中日兩文化融合之事，不必期之過急，文化之融合與交流，都是自然的現象。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吾友合訂本

已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號

（第一二及第八號售罄）

本社發行部發售

事先疏忽與事後惋惜

了大席第一影場慘劇的新聞後
想起了北京大柵欄的五家戲院。

趙天

讀五月二十七日的庸報，知道太原第一戲院於演「恩義務」之時，樓壁及樓頂西方之一部塌落，傷亡百數十人。塌落原因在於「建築有年，木枯土朽，又值連日雨水沖激，樓宇不耐重壓。」云云。

在這里首先要提出一個問題：那無辜而被難的百數十人的家族應向誰來追究責任？時報載，該院已歸市營有三年之久，恐怕市政府經營這部分事的職員逃脫不了責任，若決場而仍不知，則是玩忽職責；若知決場而不報告上司，則是押管人命，絕對不許其以別的理由馬虎過去的。據報載上說「因年代過久，似需修補，然若無適當之雨水或其他意外打，則尚無緊要。」若然，則執事者可以無責可負了。其實細剖之。其第一個理由是「年代過久」，無疑的誰也知道年代過久的建築物是需要修理的，那麼為什麼沒修理呢？仍舊冒險演戲？理由之「是」因「過雨之雨水」沖激，我們雖未在大廳居住，然而亦不難知其否則亦如北京，雨水是不會專淋一個地方的，否則那死傷的百數十人只好怨天公罷，但我想不能夠。理由之二是「意外打擊」，這才叫作妙呢。拆廟「意外打擊」若無人突然去砍該院之柱，拆該院之牆，一定是指看戲的人太多而言了，該建築物本已老朽無能，而偏再招搖過市，以致為人壓倒，其坍塌亦是應得之罪了，如報上所傳的「舉行盛大恩義務戲，市署宣，印即印宣傳了。」「每便可以一筆抹煞了。演戲是一定有人看的

，盛大宣傳也一定多招些看戲的人的，看戲的人多自然重量增加，給這不但老朽而且雨水偏又專受淋的戲院一大「打擊」。但怎能說是一意外呢？除了管事人的責任能減輕之外，尋不出第二個理由來了。

北京在前些年，天橋的城南遊藝園坍塌過一次，傷了許多人現在記不清了，反正總歸是不能不傷人的。近年來雖少聽說有此等事發生，然而在沒發生之先總應預防一下才對，若如太原這次的慘劇，事先失於防範，只事後據說又募捐哩，慰問家族哩，能救活半個死人嗎？因此很希望北京市當局能有人調查各娛樂場所及集會場所，如發現要塌的或者設備不善的務須早些修理改善。當然，希望要派「好人」，要不有個弄調招搖等等，又是商人一個倒置，為美反倒不美了。

於此我們便不能不想起前門外大柵欄的許多戲院，集中在一條小街上，每天都有發生不測災禍的可能，例如相臨近的榮泰戲院，廣德樓，三慶戲院，大觀樓戲院，其建築都還在清代，況且都相當腐舊，樓梯只是直立的極狹的扶梯，不用說出了什麼火警之類的意外，就是普通散時觀衆按次序的走盡也須要二十分鐘到半小時的功夫，假設一旦發生大火，不用說被火災燒傷死亡的人數一定很多，就是因各自奔命的當兒互相擁擠踐踏也足以使許多人死於非命。附近門樞胡同的門樞胡同竟每天擁擠着千餘衆。還有一條狹小

的大柵欄集中了五家戲院之多，不用說戲院本身失火，祇要入柵欄任何一家商號失慎，都足以使這條街上的秩序頓時大亂，許多意外發生，尤其是在此防空期間，這五家戲院的秩序與安全，真不能不使我們憂心。這許多事好像北京市的工務局應該注意及此的罷！如果仍然是不聞不問，那麼未免就有點拿人命當兒戲了，因此我們站在市民一份子的地位提出建議數則：

第一，勒令大柵欄的五家戲院一部遷移或改。第二，勒令有舊式的戲院或影院，除經工務局詳細檢查，認為在公共安全上，衛生上，防火上毫無危險的，一概必須重建。

第三，如果因為現值戰時，建築材料困難，那麼至少也應該將必須改善的幾點局部改建。

或者有人以為真這移搬起來未免耗費太大，然而我們更須認清了數百人，數千人，以至數萬人的性命，較之這筆費用的價值，其差何啻天壤！又何曾在這人心沈悶的時代裡，戲院或影院的老板都已經一個個地發了大財了呢！我們認為戲院或影院的老板應該這樣做，並且能夠這樣做，也必須這樣做的！本市工務局更應該督促他們這樣做，因為只有工務局能够這樣做，也必須這樣做！

對於太原的慘劇，我們希望該市當局看重百數十人的性命，不為希圖卸責者嘆嘆過去，加以嚴辦。對於北京市，也希望當局尤其是主管的機關，對於最使人擔心的前門外大柵欄的五家戲院，切實調查一下。一旦發生意外，就是個大慘劇，切實調查一下。一旦發生意外，就是個大慘劇。我們相信太原的事先疏忽失事，事後却不追究責任，單只一邊募捐一邊惋惜的這種辦事方法，是我們賢明的北京市當局所不採取的。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
朋友。

蹲坑集

胡東



「我要做一個新中國的趙玄壇」

處在今日的社會，「勢利」是一般人最普遍的性靈，一個天生本是極自然的人，但因為環境擠逼，必然學得這般，附帶的虛偽了。尤其是都會的小市民，那種「勢利眼」最是令人又憤恨又生憐。可是我們不能因為其情可原，因為他是環境逼成的，就不去罵罵，不來糾革。

上海出版的雜誌「萬歲」裏有一篇呂伯攸的小說「舖中」，就是寫了主角東方白先生的「勢利」的故事。

東方先生起初在X大學裡當庶務員，他家屋的牆上掛著掛著X大學王校長照像的匾額，東方先生所以掛著他頂上王校長的空裝小帽子的像照，據說因為崇拜，愛慕……

過了幾日子，又是據說因為王校長賞備我們東方先生買東西搭了油——實王校長自己才……

……真不是人……他對教職員薪水，盜賣校產……還欺侮他的妻嫂……忝為人師……不過在美國吃幾年虧損了，有甚麼學問……（東方先生說的）——因此東方先生就毅然自動辭了職。而且，當然啦，對於那「真不是人」的王校長的像照，也就必然的毀掉拆下來——早丟在抽水馬桶裡了！

舖中換上的是一位圓圓的財發銀行張經理的攝影（雖非張經理親贈，而是由銀行概況畫上裁下的銅版印品；却也煞是闊氣。）這照片的

本人張經理，雖然是只見過東方先生一次，他就熱心的答允給他一個出納科的位置（又是藉東方先生說）這種可佩服的事件當然就是他的正照所以跑進東方先生屋中的鏡箱的緣故了。

又三個月過去了，據東方先生在那家單閉門面的袖珍銀行（財發銀行的實況）裡，實際並不得意，而且不久又因為他鋪記了一筆賬，本是熱心的張經理却和他翻臉，他就又不做了。

這據東方先生是在失業了。但是他屋中懸著的鏡箱，又怎麼安排呢？也把他「不是人」的張經理的玉照拆下後，難道就空白著嗎？

沒有，沒有！現在鏡箱中是「一個黑而濃的，甲胃，執鞭的古裝將軍像了。最顯目的，是他

買藥

無果氏

舊曆四月廿八日，為中國藥王誕辰，中國藥舖，為了慶祝藥王誕，特將九散膏丹一律減價一天或三天。「一年才有這麼一個機會」，遂到藥舖去買藥，想藥舖為對藥王的虔誠，不會「虛偽宣傳」的。

果然，一包高麗參賣九毛錢而打九扣，九九八毛一，一包便宜九分，買上一百包，不就便宜九塊錢嗎？無怪購者擁擠異常，絡繹不絕了。

有的藥舖可免除購者擁擠而且「買不著」起見，特先期售票，憑票取藥。不但予購者便利上毫無遺憾，而且減價的日期都不「陪下，明明騎着一頭黑馬，那不是那位趙玄壇將軍，還有誰呢！」（呂氏原文）而……仔細看看那面說，却完全是從東方先生自己的照片上剪下來，拼湊改成功的。」

我們對於這不倫不類的畫像，是會得愕的。可是倘再聽過下面東方先生所說的話，我們將更目瞪口呆呆得奇怪也不再會奇怪的呢。

東方先生一本正經的說道：「其實，並沒有什麼奇怪！這，本來是一張趙玄壇的畫片；裏面從一張日曆底板上剪下來的，條大約的繪趙玄壇的財富，可以說，無論那一位富翁也不配和他比擬；其慶王校長張經理……他們手裡拿出多少錢？哼，我難道會一輩子奉承他們嗎？你聽，你聽，我這相鏡能死得上下……總有一天，我會實現我的理想，做一個新中國的趙玄壇……」

東方先生的這相阿諛，……很明顯的並不是天生的倘不是在不得已的社會的壓迫下，為了自己的利害，其至於是為了最必要的生活；東方先生並不會不願把鏡箱裝上什麼王校長像，張經理像……等等之類的鏡片的吧！要不然怎麼在一切夫妻後，把鏡箱裝上自己化妝的財神兼像呢——因為說到歸，東方先生心目中總一憤憤不過是自己的升官發財罷了。他所吹拍諛媚的，可以說任何東西，只要那東西對他自己有好處，所以最後他的鏡箱中只有裝上自己的像片了。

假使東方先生自己真是個胖胖的富翁，或者威武的將軍，或者有名有力的學者專家……那麼，他屋裡也許不再往什麼鏡架，而擺設着古玩字畫了；即便有鏡箱，也不外是主人心爱的玩物之類的東西。又假使東方先生並非是心愛的，只是個洋車夫，或苦力，或工人，或拓大舖的莊稼漢……那麼，他屋裡也就不會有鏡箱，其至至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住屋；根本心目中也沒有鏡箱這種東西；自然他也就更不會想出什麼可照，可阿諛的對象，什麼校長什麼經理，以及財神趙玄壇等等了。

只是東方先生不幸的正是小市民層的典型，所以他就夢想着自己做一個新中國的趙玄壇了，而且就把財神爺貼上自己的面影了。不過，夢想畢竟是不能實現的夢幻而已。

許多許多東方先生呀，什麼時候你們才覺悟夢想的虛妄呢？要知道：把自己裝進鏡框中，是永久得不到解放的！

又一點關於批評

前者寫了一小段「罵人的藝術與挨罵」，太簡陋了，覺得有許多關於「罵人文學」的事情却未提到，本想再輯輯些材料多寫點，但又一想大好的白紙黑油墨何必如此糟蹋；而且西洋鏡一經敲破實在大殺風景，就那廢罷了。

只是自己一向喜歡罵罵，而又不能暢所欲言；而又不能暢所欲言之苦衷盡量揭明和發洩，所以心中總是不快，連蹲坑的時間都延長了。昨天偶然翻翻舊日「論語」期刊，重讀了周作人先生的「論罵人文章」。讀完自己覺得少微痛快

只此一天了。如此「活人有術」，實在也對得起藥王啊！

不過我想起來，我在藥王誕前買了一包藥錠，是八毛錢。現在雖然打了九扣，可是價錢却增加了一毛。合起來還多花一分錢呢。現代的商人，連神仙都不足以約束他們的信實了。

而人們信假不信真的心理，也永遠是不變的。

土匪搶他五塊錢，他恨之入骨；如果搶他十塊錢，又反還了他五塊錢，他却能感激涕零。

世事大多如是。

一下（像吃了萬藥，現在又能發洩魂靈矣。）

上次我寫過「挨罵雖沒有什麼，倘萬一不小心挨了打，却不是好玩的。所以「罵人的藝術」總還得研究研究，罵人總得有點分寸，千萬

不可稍來巨賈之舉，……其實挨打固然「吃弗消」；就是挨罵也有「吃弗消」的，譬如周先生所舉「官罵」就真個成風成浪，受之者比「要命」還要命。（詳見周先生文）

皇帝欽命的「名教罪人」當然不用說了，就是近年來許多文件上的「國劇」「政克」以至於普通論戰中的「政防戰」都十足令人胆寒。

向來淡樸和平，自持自重的知堂老先那覺得這「國劇大勢力的「官罵」類的罵是太可怕了。（自然能作官「罵」之罵者自身發冷可怕，覺得害怕的是受官罵挨官罵的人，——同樣的自然受官罵挨官罵是因為他罵人時不慎重及可以官罵的人，及其主人了。）那麼，我們這些火氣弱入世淺的毛小子更不能不慎重的吧。

因此，吾欲無言。

但是我又自相矛盾的在說着「吾欲無言」，豈不又要叫人罵嗎！

沒法子，罵就罵吧！

中裕銀號

資本國幣五十萬元

按月取息定期存款 期限三年

特設紀念定期存款

期限一年 週息一分五厘

一百元即可開戶

一次存入 一千元 每月取息 十元

一萬元 每月取息 五十元

五千元 每月取息 二十五元

一萬元 每月取息 五十元

總號：北京前門外珠寶市電話：南（三）局 三八四四
五五一八
分號：天津（義界）大安街二十八號 電話：四局〇三七八
五四四九

辦理存款放款匯兌及保險業務
利息特別優厚 手續格外敏捷



從漢譯「創造曲」的演唱說到

中國化的音樂

李如金

我們都深深地在愛着我們的音樂先施能夠抱他手來，
共同應戰起過我國民情，能發揮我民族美德，並能深
入民衆的音樂！

海登 (Haydn) 的「創造曲」與韓德爾 (Handel) 的「彌賽亞」是兩部著名的「聖樂」。「創造曲」雖然在結構上，音韻的莊嚴上不及「彌賽亞」但是有幾段合唱的和獨唱，其音韻的美妙動人較之「彌賽亞」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已往總是由燕大合唱團於每年冬季聖誕節後演唱「彌賽亞神曲」；於夏季畢業典禮以前演唱「彌賽亞神曲」；於夏季畢業典禮以前演唱「彌賽亞神曲」或「創造曲」。然所唱皆係英譯文，本年青年會所演唱之漢譯「創造曲」在本市實係創舉。

一件最可痛心的事

凡是研究中國音樂史的，對於中國古代音樂，因其有歷史上的價值，所以尚有所記；然而一論到中國近代音樂，則大抵一字不提，因為現在中國實在沒有什麼「國樂」可言。這種話說得太武斷嗎？不，一點也不！

不可諱言的，中國的古樂漸漸地少見了，這自然有它的時代背景；然而新興的音樂呢，除去從西洋直接搬來的舶來品之外，就要算是各地方所特有的音樂了。例如山西的潞安，山西的一部分，和京津的時調等。然而這些又是代表一部分墮落社會的生活，我們真能恐這些「音樂」太深入

民衆了，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能從街上行人的口中或無線電裡聽到一些極卑鄙爛污的時調，如果這些足以引誘人墮落的調子被認為就是我國的「國樂」，那麼在我國的音樂史上實在是一個最大

我們需要音樂 大衛

音樂能洗去冗長生活中煩瑣的灰塵。
當人們快樂的時候，當人們煩悶的時候，當人們憤怒的時候，當人們戀愛的時候，當人們失戀的時候，都需要音樂。
在禮拜堂裡，在婚喪典禮中，在開學典禮中，在畢業典禮中，在盛大的宴會中，都離不了音樂。

從音樂家的身上，我們看出一種偉大高尚的性格；從淫詞爛調的演奏或歌唱裡，我們聽到地獄暴魔鬼的叫吼。

這種時調流行之普遍與迅速實在足驚人的，差不多連幾歲的小孩子嘴裡都要哼兩句，其害真不下於洪水猛獸，它玷辱了我國莊嚴偉大的樂壇，玷辱了我國的國體，使我國民永遠處在的一種萎靡不振的狀態中，這種現象實在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

舶來的西樂

在一般較比高尚的社會階層的人中，——還是整個社會中極少的一部分人——比較流行的音樂就

樂就算是西樂了。然而這些西樂，往往是一成不變的舶來品。以聲樂來說，一個學聲樂的人至少學會德文，曾大利文，英文，甚至於西班牙文的發音。我於演唱時的運氣，姿式，表情等，亦皆整個地沿襲外國的傳統。我於樂器方面，也只知把外國的「交響樂」(Symphony) 或「鳴奏曲」(Sonata) 整個搬來。這種現象，從中外音樂的交流來說，自然不可厚非，然而我們却不應當認為這就是我國音樂目前應走的途徑；因為第一，它不適合於我國的民情；第二，它不能深入民衆。

從社會學的觀點說來，一種音樂代表着一種社區的文化。西樂自有其與中國社會不同的背景，譬如拉丁民族秉性灑落，其發音為音樂，則以飄逸優美見長；日耳曼民族資質厚重，其發音為音樂，又以深永渾厚為歸。然而無論飄逸優美，或深永渾厚，都各有所長，都足以代表他們民族的特性。把舶來的西樂硬鑲在中國的文化裡，自然是方枘圓鑿，格格不入的。

建設起中國化的音樂！

正如王光祈氏所言，音樂主要之點，全在樂中所含的意義。致於形式方面，則則可取自他人。這種說法是可能的。我們大可以利用歐洲已經發明的工具，譬如調式譜式樂器之類，來創造適合中國民情，能够深入中國民衆的音樂。

我們知道歐洲近代音樂先進，首推德國，然而德國各大音樂家，對於音樂形式（如調式譜式樂器之類）的貢獻，實遠不如希臘，意大利，荷蘭諸民族之多。他們不過把前人已發明的，拿來千錘百鍊，創製出他們自己的音樂，而今居然高居世界音樂界的第一把交椅。那麼，我們又為什麼不能利用西洋音樂的形式和方法呢？

當前我國音樂的進路就是要建造起中國化的音樂。以往燕大音樂系范天祚先生曾經提倡過中國化的音樂，他自己也曾製作過幾個簡單的歌譜，尤其是幾個樂詩中的調子很適合於中國的風味



女人到那裡去？

李羽沈

這是一個很舊的問題，然而始終還沒有正確能答的。「女人到那裡去？」，回廚房，看孩子，管家，到社會上服務，效忠國家，哪都行，哪都不行。

鄉下的女人，生來就是「嫁夫隨夫嫁雞隨雞」，燒火做飯，看管自己的孩子，她們想不到除去自己的家之外，世界上還有別的地方可去，隨遇而安，也倒罷了。

城市裡的女人呢？噢，該說是受過相當教育的女人，因為發現了自身的偉大，不甘陷於爲他人作牛馬的生活裡，嗚呼呻吟，因此，緊跟着廿多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之展開，也有人喊出了「解放呀！」和「平等呀！」一類的口號。

這也原是無可厚非的。可是怎樣解放呢？怎樣平等呢？於是有人就倡導女子教育之普及，隨後就是女人參政，女人參加社會工作的問題。

這路線大概也是對的。不幸的是：幾十年來，參政的女人多半是達官顯貴的夫人或是姨太太，所參的「政」多半又是空洞的「委員」而已，此外，我們常見的女人代表，除去在時裝大會裡的「風雲人物」之外，還有明和坤伶，並且她們又常是一體而兩面，數量少得可憐，以中國有兩萬萬女人計，這些已經走到社會上來的女人，不過佔百分之點零零若干，在統計學上，是可以略去不計的。

即便我們「忍痛」說是婦女問題已經得到了「相當」的解決，我們也不能不追問：剩下的那一萬萬九千九百萬以上的女人又該怎麼辦？

鄉下的女人不用管了，好罷。城市裏不識字的女人也不用管了，好罷。雖然受過相當教育，情願「好罷」的，也好罷。其餘不情願的呢？

還是先唸書，上小學，有；上中學，有；上大學，有；得，我點事吧，「虧！對不起，我們這裏不用女職員！」

看樣子，如今的社會好比是一個公園，如今的受過教育的女人好像是遊客，隨來隨去，仍然只好回家去。情形有些迫不得已，因為迫不得已，所以，雖是有家可歸，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有時候，「不得已」只好求其次，不講參政，不談服務，爲自己謀生活吧，除去打字員，女店員之外，別處也都高懸「此路不通」的招牌。

即便是打字員，女店員之類的職業，也並不是那樣容易，大體總要通日語，姿容秀麗，年齡在「十八」歲以內，而且還要「未婚」的。

這問題真越想越奇怪了——

如果我們根本否認男女平等之說，根本反對女人跑出門來，除去家庭，店員，打字員之外，不給她找出路，也不讓她們受「過剩」的教育，像在日本，甚而至於在德國和意大利，問題也倒簡單，雖然合適與否是另一個問題。

在中國，這問題就有些恍惚如「神龍」，我們有相當進步的男女平等的教育，也有成千成萬的受過教育的女人，而新的女子職業則仍限於店員和打字員，並且有些地方竟毫無具體理由的對於女人採取了「關門政策」。誰也摸不清這裏邊的來龍去脈。

若是我們決定不讓女人到社會上來（假定造物者給男人這樣特殊的權力），我們就不必再有過剩的婦女教育，如果有一部份婦女是爲「要面子」「出風頭」的機會，而表示自己的仁慈麼？

如果這都不是，我們真想讓婦女解放，讓男女平等，讓女人也拿出力量來，參與社會以及政治工作，則除去女人實在幹不了的職業如當大兵，開飛機等有數的幾行之外，別處就不必「女人止步」了！

然而「不必」的事，竟而處處都是。

「女人到那裡去呢！」我願意聽聽「吾友」讀者們的高見。

當時其生徒亦皆從事於中國化的樂譜的製作。但是自從燕大封鎖以後，這種方與未文的運動又消沉下去了。

我們認爲音樂的中國化可以從創作與翻譯兩方面入手。前者是較比澈底的，但也是較比艱深的，除非有很深的音樂修養，很豐富的較比艱深的經驗是不能作到的；後者雖然是一個不甚澈底的辦法，然而却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在中國音樂

方面翻譯的東西太少了。即以日本而論，在這一步就比較中國進步得多。大概現在凡是學鋼琴或學提琴的人都能感到大體翻譯的困難，除去極少幾本柯政和先生等所謂「琴譜」之外，其餘都是指琴譜的說明而言——之外，幾乎找不到什麼附有中國語的琴譜，甚至連翻譯的琴譜都找不到，要想買幾本琴譜除非在舊書攤上找德文或英文的琴譜之外，唯一的辦法就是從日本函購。甚至一切

音樂書籍，樂器，都必須從日本購買。我們認爲這是中國自己不能辦的，也是應當做的。

這幾次青年會的演唱演說「創造曲」使我想起幾句久已聽說的話，自然談到音樂，筆者所知萬少，但是我却深深地企望着我國的音樂先進，能夠携起手來，共同建設起適合我國的音樂，能發揮我國民族美德，並能深入民衆的中國化的音樂！



關於女人

裸臂光腿的二三事

古今

這女更中多着過衣打眼人個個
 吧爭人思而問衫倒,也們空
 。取大想彩把去,會化們們
 。乃對是心彩的妙可,僑梁
 是象成社的(一)非人,以
 微理由會基而身們,本及
 整正會是然魂全們,所也
 個的社在現,這部(如本然
 確的進步,道不(如本然
 的發展,着發,是平,是
 的進展,着發,是平,是
 女認我,女認我,女認我
 解,其,解,其,解,其
 放,乃,放,乃,放,乃
 是關的,是關的,是關的
 聯能,聯能,聯能
 正,正,正
 的,的,的
 結當,結當,結當
 着解,着解,着解

但是這些自己不會意識着需要其解放的婦女的存在,却又
 正增強了今日婦女解放的困難。更
 很迫切的呢。對於「裸臂光腿」一事給與澈底的正確的認識。更
 給社會之認識。如彼的來,往往使人對於很簡單的性事不能
 香原上的決非。一般人士所了解。因此,也必須一
 俗的阻礙。而我們應當指出:必須拋除感情的及傳統習
 要(是)異於自然之動。但衣服已起。風雨等類的侵襲
 性的目的。自然之動。但衣服已起。風雨等類的侵襲
 人的。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對。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同。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一。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一。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我的管見

英人N. Erison曾做過一個實驗,把同年級的
 一。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一。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一。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一。但這些人暗的。我們,本生並沒有什麼特異的

在戰爭期間，增產成爲目前的急務，我們既沒有能力增產，便應努力向勤儉方面作去，如裸體光腿，則半年所省下的布襪錢，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應該提倡他。

至於道德方面。沒有什麼顧慮的必要，女性只要大大方方，不做不正當的舉動，不會給男子色情的引誘。

最後再補充一點，就是裸體光腿，要選清氣節，不要只爲了做摩登的奴隸，在很寒冷的時候就去實行。因爲那樣，不但違反了鋼鐵身體的條件——腿都受寒，可引起許多病症，且更不能達到增產的目的——病後的醫藥費較省下布襪的費用，真是得不償失，那就不對了。(一中)

——女子應該裸體光腿——

摩登的女性都以裸體光腿是二十世紀的女子應享的權利。我們應該承認是對的。因爲男女之間本是平等的。所不同者男子具男子的氣概；女子具女子的溫柔。思想矯矯的人們以爲女子的溫柔性應該用衣服遮藏起來，像從前的女子領子高高的袖子長長的腿更不用說遮蓋得很嚴密就連胸都遮得小小的，一點也不通風，不透氣。這無非是傳統習慣，是男子社會制度下虐待女子的手段。所以處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今日這些桎梏女子的東西自然要被「裸體光腿」來推翻了。

裸體光腿第一使身體可以充分發育。第二：處此百物昂貴的今日，衣料和襪子是多麼的貴。裸體光腿可以節省襪子和衣料。使省下的錢撥用到維持生活必需的消費。

是要免去爲虛榮心而忽略光腿裸體的好處吧！

「裸體光腿」，三四年以來已是傳流行的名詞並且也漸漸的普遍起來了，這發現是國人趨近自然，體位向上的表現，同時也是提倡女性健美的效果。

古代女性的裝束，有圖籍及戲劇的流傳，至今尚不隔閡，那窄窄的肩，細弱的腰，纖小的足，從側面看身體是扁平的，俏的，(所謂病態美者)……如此而欲求其健康不亦難矣，所以民國以來的種種解放，對於女性身體方面，實有絕大進益，按着近常論議，多受日光可以增進循環，促進各器官工作，皮膚多呼吸空氣可以保持健康使代謝作用旺盛，往深裏講，在醫學上還有許多我們想不到的好處，所以「裸體光腿」在衛生方面是有益無害的。

所謂經濟者，須以衛生美觀爲原則(衛生已如前述)，那麼光澤皮膚，健康的曲線，好像是藝術家作品，更可代表出青春於靜氣，穿上襪子，反將這許多美點掩去，所以襪子在暖天可以節下的，現在很流行的肉色絲襪，雖不致掩去美點，但所費不貲，薄薄一層，既不能取暖也不能保護皮膚，只如名之曰「奢侈品」，實在有違於上項原則，尚不如襪套有用，甚至於不穿襪套也可，短袖大褂呢，既省布，又涼快，何樂而不穿，如此說來在經濟方面，「裸體光腿」也佔着優勢。

談到道德方面，就其簡單了，凡是一種創舉，至少得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對它，攻擊它，何況在此過渡時期，社會紊亂，思想複雜，而且是這樁大膽的創舉，反對者當然不少，其中大多數都根植於舊禮教的潛勢力，理由自然也很充足，於是與時代進展發生對流，其是非結果，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事實，究竟如何，因關係社會習俗，

——色情與誘惑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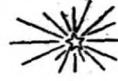
實難留論，不如轉談色情方面，何謂色情，何謂誘惑，都是主觀不同所產生的，主觀不同，則光明的也可看作卑鄙的，坦白的也可看作猥褻的，嫵美的也可看作醜陋的，裸體光腿，在好的方面，既可看作醜陋的，衛生的，經濟的，在壞的方面也能看作誘惑的，放蕩的，猥褻的，只在乎出發點之不同而不關女性本身。(老牛)

——淺談女性的裸體光腿——

女性之所以裸體光腿是今日應有的趨向，對於身體方面是有益無損的，以生理衛生上講，人體是需要與日光與空氣接觸而助之發育生長，至於道德方面呢？以筆者眼光並非有弊的，今日時代的變遷不處從前的高傲情況了，一切都受禮教的無情理的束縛，假如說是不合乎道德的話，認爲有弊無利，不免要被看作假道學先生了；裏說着非禮勿視，非禮勿動等……佳句而內心却泛起矛盾的波瀾，是確爲人所不願了。要談到光腿裸體對於男人是否有色情的誘惑性呢？那就要以其眼光的看法與其思想是否純潔而定，對於裸體光腿的女性而加以猥褻的眼光絕對不該具有的態度，不然的話，就是個色情狂的神經患者了。再論到其經濟方面在現今各物高貴的非常時期下，當然須要節省消費，這樣可以減省襪子，褲腿，與襪子的費用，却是合乎經濟的條件，既有益於身體復又利於經濟，何樂而不爲呢？可也不必提倡，由於自然的趨勢而演成的。但是還有對於一般所謂摩登的士女們，其奇裝異服是爲人所不贊同，雖然合於身體的利益方面，而其衣服穿著看去像一件比游泳衣還要奇特，拍拍過市以引人注意爲榮，她們儲存了什麼呢？是美的顯示嗎？但總要有所範圍才是。並且她們在嚴冬裏還要裸體光腿，難道不怕中寒？固然西洋婦女既在冬天亦是穿一雙薄襪子，可是人家總是自幼磨練出來的，這種裸體光腿是不合情理的，致於自身有害無益，以上兩點應有相當的認識與取締的必要。(周鏡門)

國木田獨步致友人書

白林譯註



拜啟。候もとうとう(註一)病人らしい病人の中に加入してしまつた。菊池ドクトルは咽喉カタルと診斷し、木村ドクトルは肺炎カタルと診斷す。

兩ドクトル共、候の顔を見ると、轉地々々(註二)とすゝめ、ぐづぐづ(註三)すれば死んでしまひさうな口ぶりで、候を東京から追ひ出す工夫(註四)に餘念なし。(註五)

さて、(註六)何處へ轉地するか。目下彼處此處(註七)とせんさく(註八)ばかりで決定せず。只今急に思ひついたのは水戸(註九)の煙草屋の別荘なり。差當り(註十)あれを借りる事が出来るなら、直ぐにも行かれるし、萬事好都合(註十一)と未じたのであるが、兄が考へて成程(註十二)と思ふならば、先方へ單に、獨歩が病氣を養ふべく、一月ばかり借りたいといふが如何と、掛合つて見ては下さるまいか。急に。

右御返事を乞ふ。

候は衰へたよ。まるで骨と皮になつたよ。君が見たらびつくりするぞ。ひいき目なしに、「長くはあるまい」が適評ならん。

候も少々くやしくなつて來た。今死んでたまるものかと思ふと、涙がぼろぼろこぼれる。然し心弱くてはかなはじと、元氣を出して、これから大に病と闘ひ、運からず斷歌を奏する積りなり。

但し誰にも候が肺炎カタルだと言ひ給ふな(註十三)。直ぐ肺炎にしてイヤがるから。就會給變爲肺病怪討脈的。

注釋：

- (註一)「とうとう」||到底
- (註二)「轉地」||轉地
- (註三)「ぐづぐづ」||却說。(註七)「彼處此處」||目前、目下。(註十一)「好
- (註四)「工夫」設
- (註五)「せんさく」四處、四面尋方。(註八)「せん
- (註六)「候もとうとう」||到底
- (註七)「何處」||餘念なし
- (註八)「せんさく」||研究、究問。(註九)「
- (註九)「水戸」||地名。(註十)「差當り
- (註十)「未じた」||助詞、表示禁止之意。
- (註十一)「萬事好都合」||却說。(註七)「彼處此處」||目前、目下。(註十一)「好
- (註十二)「成程」||不諧。(註十三)「
- (註十三)「肺炎」||地名。(註十)「差當り
- (註十四)「助詞、表示禁止之意」。

拜啟。我也終於加入到像病人的病人之中了。菊池博士診斷爲咽喉加答兒，木村博士診斷爲肺炎加答兒。

兩位博士，都是一見我面，就勸轉地轉地，好像如再遲疑不決就將死去似的口吻，一意設法將我從東京追趕出去。

可是，轉地到何處去呢。目下一味的在各處尋我，未能決定。現在忽然想到的是水戸的煙草舖掌櫃的別莊。眼前如能借得來，立刻即去，一切無問題，兄台之意，如以爲可，可否請向對方備云獨步爲養病借居約一月，如何，交涉一下。急速。

右乞示復。

我已衰老了。簡直只剩下皮包骨。你若看見就要吃一驚哩。不偏袒的說法，「不能長久」這倒是恰當之評吧。

我有一點悔恨起來了。一想起現在若死去怎難受得了呢，眼淚就滂沱的掉下來。但是已決意不能氣餒，拿出精神，此後要與病魔大大的戰一下。不久就能高奏凱歌了。

可是不要向誰說我患肺炎加答兒。因爲立刻就會給變爲肺病怪討脈的。

My Friend

The Adventure of the German Student

By Washington Irving

-4-

He approached, and addressed her in the accents of sympathy. She raised her head and gazed wildly at him. What was his astonishment at beholding, by the bright glare of the lightening, the very face which had haunted him in his dreams! It was pale and disconsolate, but ravishingly beautiful.

Trembling with violent and conflicting emotions, Wolfgang again accosted her. He spoke something of her being exposed at such a storm, and offered to conduct her to her friends. She pointed to the guillotine with a gesture of dreadful signification.

"I have no friend on earth!" said she.—"But you have a home," said Wolfgang.—"Yes—in the grave!" The heart of the student melted at the words.

"If a stranger dare make an offer," said he, "without danger of being misunderstood, I would offer my humble dwelling as a shelter; myself as a devoted friend. I am friendless myself in Paris, and a stranger in the land; but if my life could be of service, it is at your disposal, and should be sacrificed before harm or indignity should come to you."

There was an honest earnestness in the young man's manner that had its effect. His foreign accent, too, was in his favor; it showed him not to be a hackneyed inhabitant of Paris. Indeed there is an eloquence in true enthusiasm that is not to be doubted. The homeless stranger confided herself implicitly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udent.

He supported her faltering steps across the Pont Neuf, and by the place where the statue of Henry the Fourth had abated, and the thunder rumbled at a distance. All Paris was quiet; that great volcano of human passion slumbered for awhile, to gather fresh strength for the next day's eruption. The student conducted his charge through the ancient streets of the Pays Latin, and by the dusky walls of the Sorbonne to the gaet, dingy hotel which he inhabited. The old portress who admitted them stared with surprise at the unusual sight of the melancholy Wolfgang with a female companion. (To be continued.)

德國學生的奇遇

陳 礪譯註

(四)

他走近前去，用了同情的聲調對她說話。她抬起頭來，狂亂地望着他。藉着閃電的亮光，他看見正就是那張常常在他夢中出現的面龐，他是多麼驚訝啊！面色蒼白，帶着愁容，但極其美麗，令人一見銷魂。

伏爾夫岡被強烈複雜的情緒所震顫，他又向她去攀談。他說她在這樣的深夜，冒着這樣的狂風大雨，自請送她到她的友人那裡去。她用一種表示恐懼的姿態指了一指那座斷頭台。

「在這世上我沒有友人！」她說。——「但你一定有家，」伏爾夫岡說。——「是的一一在坟墓裡！」那位學生聽了這幾句話，心中非常地感動。

「倘若一個陌生人敢於有所建議而沒有被誤會的危險，」他說，「那麼我甚願獻我那陋室作為你的寄身之處；供獻我自己作你的忠實朋友。我自己也沒有友人在巴黎，而且是此地的外國人；但，倘若我的生命能有用的話，就聽憑你的支配，而且在危害恥辱加到你的身上以前，願將這生命為你犧牲。」

這個年輕人的態度非常誠懇，所以就發生了效力。他的外國口音也於他有利，還可以證明他並不是那庸俗的巴黎人。在真實的誠懇中，的確有一種不容懷疑的雄辯。於是那位無家可歸的婦人就毫不懷疑地委身於這位學生的保護之下了。

他扶着她蹣跚地走過新橋，經過亨利第四的銅像被民衆推倒的地方。這時暴風雨轉小了，雷聲祇在遠處響着。整個的巴黎都寂靜無聲；那座人慾的大火山暫時靜眠，養蓄新的力量，以備明天的噴發。那位德國學生領着他所保庇的人穿過拉丁區的幾條古老的街道，經過梭朋大學院對的圍牆，來到他所住的那家漆黑的大旅館。為他們兩人開門的那個看門老太婆，看見這位憂鬱的伏爾夫岡同着女伴的非常光景，驚奇得目瞪口呆了。(未完)

註釋：to the fury的"to"是接着"exposed"的。dare make an offer的"dare"為助動詞。of service 有用。at your disposal 任憑處置。it should be sacrificed—I would sacrifice it. Pont Neuf (=New Bridge) 為巴黎有名之橋。great volcano指巴黎而言。



貓

William Suroyan 原作
燕 之譯

譯文選輯

William Suroyan 一九〇八年生人現年三十四歲，曾寫小說三百篇以上，一九〇四年受 Pasteur 戲劇獎，他的作品都直接取材於人生，而非取材於過去之文學中，他寫作的風格和他的生活一樣，非常灑脫。

「你有一隻貓嗎？」一位穿著靛藍鞋（註）的少女向行人道上塗抹水門汀的那位男子問。
「我有隻大貓，」男子說，「牠的叫聲是『嗚』。」
少女俯視着那男子，他制詞在地上，拿着繩子迅速地工作，抹平柔軟的水門汀的表面。她的那隻貓一定很奇怪，並且那男子「嗚」地叫得很響，手足制詞的他或者就是那隻貓吧。
「嗚，」他叫着，「嗚，」他像隻貓似的抬起頭來發出一陣哀凄的叫聲。
他並未開玩笑，甚麼都沒說，她非常喜愛那隻貓。

那男子從早晨八點鐘起就開始在那邊行人道上工作，現在已差不多是十點半鐘的光景了。這裏臨着海，附近很幽美，遠近一色地排列着整齊的房子。丈夫們是每月有着小小收入的工務員，女人們是整良的主婦，並且是玩「通橋」(Bridg)的妙手和無線電的聆曲者，那男子聽了一早晨由那旁角落的一家傳過來的無線電，是從芝加哥電台很機敏，他雖聽不清他的言語，但是由於他說話的方式和音調——抑揚的音調，他可以斷言那放音員是富於機智的人，早晨的音樂很幽揚到他的氣息，他很喜歡這種工作，因為他來自內地某教會區，那屋宇稠密，空氣閉塞——那是他的世界，他一向是在城裡工作，那裏有喧鬧的聲音，頻繁的交通，濃密的烟氣，以及汽油和廢物的臭味，貧民和城的本身，這些都是他所通曉的，這裏與山塞特的地方情形大不相同了，他把海和鮮草的香氣深深地吸入胸中。
依他的年齡來說，他已不是一個青年，但是和一切工人一樣，他

有正直單純的心和仁慈的心腸，他對於週到的無險其憂好事情，都有一種青年似的反應能力。
穿靛藍鞋的少女的到來和他對於貓的問題使他非常高興。
「那是一隻乖乖的貓兒嗎？」少女問。
「它有時很乖，」他說，「但有時卻很壞。」
「你的貓在甚麼時候乖呢？」
「當它捉到一隻老鼠時。」
「它在甚麼時候是一隻壞貓呢？」
「當它捉不到老鼠時。」男子一嗅着海的香氣感到了年輕的快樂，一面回答着少女。
少女獨自把這問題想了半天，大約有十一二秒鐘的工夫。這時男子一邊等待着第二個問題一邊說道：「嗚，嗚。」
「貓怎樣捉老鼠呢？」少女問。
「是啊，起初貓先隱藏起來，然後老鼠便走出來。貓兒便捉住老鼠，於是老鼠便成爲告別(Good-bye)的老鼠了。」男子回答。

「告別！」
「告別！」
「當然啦，貓把老鼠吃掉了。」
「它痛嗎？」
「我老鼠一定痛了，可是貓不會感覺的，貓很喜歡這麼作，」一個少年穿着靛藍鞋到來停在少女的旁。
「你在做甚麼？」少年問。
「我在這邊修補行人道，」男子回答。
「他有一隻大貓，它會捉老鼠。」少女對少年說。
「它叫甚麼名字？」少年問。
「虎兒，」男子回答。
「嗚，」少女叫着。
「對啦，」男子說。
「嗚，」少年叫着。
少年和少女一句告別的話也沒說，口中叫着「嗚」一同走開了。工作恰好要完結了，他把一段新水門汀塗好之後便站了起來，眺望着海，嘗受着清新的香氣。把工放進帆布口袋，走了一段路去攔線的電車趕回城中去了，等少年和少女再返回來的時候他已去了，二人一同站在那裏看着他已作完的優良工作。那段行人道已經修得完美而沒一點破綻了。
「他做的工作，」少女說，「有貓的男子。」
「現在還很柔軟呢！」少年說，「嗚。」
他從草地上拾起一根樹枝在新塗的水門汀上刻出他姓名的起首字母D.R.來，「妳姓甚麼。斐麗(Billa)？」他問少女。
「海根(Hagen)，」少女回答。
少年在新塗的水門汀上又刻劃了兩個起首的字母。
他的名字字母刻在一個角落裡

，少女的字母刻在另一個角落裡。

他把這幾個字母刻得很齊整。

少年覺得把他的葉帆和海模的簡寫名字一同刻在這條新人行道的

乘歌水門汀上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久水門汀就要堅固於是他們的簡

寫名字就會永遠存留在上面了，他覺得這事很有趣。不久他就會長大

，讀完大學的課程，然後離開這裡去到紐約或者歐洲，最後再回到此地，那時走在這條街上，突然停在此

道角落裏看見水門汀上他的簡寫名字和以前絲毫沒有改變。D.R.大衛

洛密，他自己，還有E.H.斐拉。海根，他戀愛着的姑娘。

「他是一個好人，」少女說。「我也這麼想，」少年說。

兩人一同穿着軟鞋，眺望着新人行道。

少年又開始在新人行道中央乘歌的水門汀上刻劃起來。

他刻劃出一個字母M，又轉向少女。

「你怎樣拼「M」？」他問。



劇

Julo Danstae作 譯

作者者是葡荷牙現代最著名的二位小說家兼劇作家，對於人生的觀察極其精細透澈。他的文體優雅，筆調輕鬆，但又充滿了緊張的情緒。

昨天晚飯後，我的朋友多雷斯醫生來訪。他已經有十五年不行醫

了，可是他那堅實漂亮的容貌，就在現在也仍然成爲許多美人見而生

「啊！我不知道，那是個字嗎？」

「那一定是個字。」

「你一邊想怎樣拼這一個字，一邊說着。」

結果他仍拼不出這字來。「我寫什麼呢？」他問少女。

「我不會拼，而你偏也不會。」他用手指將字母M塗平，但是

那樣很不好看，於是他又決定在新人行道上另一塊比較好的地方寫點東西。

他想起那位有貓的男子永久保存在記憶裡，因爲他知道那確是件極重要的事，少女也知道這一天。

他刻劃出兩個字，Steen，然後說道，「你，」少女也說道，「

」隨後他倆便一同滑走了。

(註) 軟鞋：一種類似冰鞋裝置的鞋，惟鞋底並不附以刀刃而附以軟輪一對，可在瀝青馬路上滑

愛的人物。他深深地坐在我那柔軟的靠椅上說道：

「我來告訴你一個關於良心上的巧妙故事。朋友，人生真有無限

的出意料之外，讓我來告訴你這樣一件……可笑的出意料的事情。

昨天有一個外表很好的男子來拜訪我，這個人老想來接近我已經有些日子了。我就以接待一個陌生人

那懶於持的禮貌來接待他。他是一個身量很高，優雅而略

帶堅強的人，服裝非常整潔，就像一位軍人穿着便服的樣子。他留着

一撮鬍鬚的鬍子，有高貴的面部輪廓，濃粗的眉毛，和很好的膚色。

當他說話的時候，我清楚地聽出他的意思來，他的聲音在顫抖，他

臉上的肌肉靈敏地收縮着。他好像有很大的煩惱，雖然外面顯得很平靜而沒有什麼表現。我盡量使他安

心，問他我能否給他一些幫助。後來他鎮靜下來，去了手套，

用手絹擦了一下額角上的汗。然後他把來訪的目的說出，足說了有半

個鐘頭。這件事是關於他家庭中的一位女人，他說我也許不記得了，

可是在她幼年的時候曾經是和我常在一起的遊伴，他在亞凡羅地方的

聖學院受的教育。她長得極美，在一年半以前結了婚。她經過一次難

產，在彼得羅高地方的她的家裡，有一天雷雨之後，她忽然第一次

發作了瘋狂。於是她被送到里斯本去，醫生們立刻診出是產後狂。但

這病不但不見輕，反而日漸加重，

後來就簡直無法使她安靜了。終於讓她穿上了瘋人馬甲，她的

家和她的丈夫感到難受得多了。從那時候起——我那客人說到這

裡每說一個字臉上就收縮一會，從那時候起，那位病人就開始叫着一

個人的名字。那是一個著名的人的名字。那個可憐的女人喊出這個名

字的時候就好像神智清楚一會兒。別人談論到他的時候，她的臉上就

露出笑容來。她在幻夢中彷彿聽見了他的語聲……從此以後，她的家人知道使她安靜的唯一的辦法，就

是叫那個人的名字，給他看那個人的照片，或是對她說那個人要來拜

訪。可是到底她的病勢越發沉重了。她非要見她狂戀着的那人不可。

醫生們也都認爲只有那個人自己纔可以救他……

「那個人，」那位陌生的來客說着，兩手緊緊地抓住他的手，

「那個人就是多雷斯醫生。」

我不禁嚇了一跳，好像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最後他尖銳說，無

表情的，冷酷的語聲打破了我們兩人之間的沉默：

「我來求你去見一見那位女人，祇有你可以救她，因爲她愛你超

過世上任何的人。」我站起身來，眩暈了，我的眼睛注視着他。

「那麼你？」我慢慢地問道，「你是什麼人呢？」

「我是他的丈夫，」他回答說



悠然的愛

John Lehar 作
在 慈譯

傑克今年二十四歲，每天早晨八點十分的時候，他便到布魯米街去搭公共汽車，坐上二十分鐘。這二十分鐘在傑克的一天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把所有這乘車的時間聚集在一起，在他的一生中便會形成最重要的時期。每天除去這個時間以外，其餘的便太重要了。九個鐘頭他都躲在公事房裡，黃昏時候，他又出現在一個餐館裡，一個人吃着他的晚飯，然後便上了十號公共汽車。差不多每月四號他都買本雜誌看。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他都拿着價值二分錢的麵包到公園裡去餵天鵝。傍晚到影院去看電影，然後回到自己的屋子裡，倒頭便睡了。這樣星期一早晨的那二十分鐘便會很快的到來。

傑克沒有朋友！公事房中的人不是年老的，便是結過婚的，再不就是結婚而又年老的；當他走進他住的那所房子的走廊時，隣居們不是已了覺便是在工作。在公園或電影院中時常看見些引人注意的對情侶他便試着他們最初是怎樣相遇的呢！在這個城鎮裡，對宴會時，可以遇見女人，星期日和星期的傍晚，佔在教堂的門口，

在人羣的後面可以遇見女孩子們走出來。但是在這個城裡……，惟一常和傑克說話的人却是那餐館中櫃台後面的那個傢伙——爲了做買賣的原故，他向來很和美的。傑克戀着每天早晨在麥諾街上公共汽車的一個女郎。她身子細長，穿着深色的衣服，上車的時候，手裏總拿着一枚錢幣。你可以說她並非是富有的或者是住在一間租金很便宜的小屋子裡，但是她的衣著却相當不錯。上車的時候，她誰也不看，只沿着通路到裡面去找個空位子坐下。在公共汽車先到康德真以前，車中常是有許多空位子，真倒裏！傑克因此不能把自己的座位讓給她，只有一次，過了康德街時，他把座位讓給另一個人在她的座位旁邊的通路上一站了一會兒。他不常這麼做——因爲這樣地會注意到他，以爲他是想法和她套拉攏。她常常讀着從圖書館中借來的書，他注意到她很少連着三個早晨都讀着同一本書。顯而易見的可以知道她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時間去讀書。對於這件事只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她每晚都不出門。——女孩子所以不出門的理由，

可以推測到一定是因爲她沒有朋友。在這個城鎮裡她似乎一人也不認識，但她却也處其自然。傑克知道她是個和藹的，便想藉端運氣來我個好機會。他知道她和「孤獨」曾有過一兩次可怕的鬥爭。通常他只看到她的輪廓——她的鼻的纖細而高大的曲綫，真是自然中最後美的輪廓了。當她讀書時，她那長長的睫毛差不多要觸着她的面頰了。假使他能看到她那整個的臉和她的微笑時，他寧願捨去他的一切。有一兩次，因着書中的一點事而引得她微笑了，但那也只是偷偷的笑了一下，從傑克的位置上只能看到一側面。在他愛她的幾個月後，傑克坐着時常是很緊張的態度，一要脚放在通路上預備着，假使她掉下東西，他可以立刻替她檢起來。當他知道她更清楚些的時候，他知道她決不會掉下什麼東西來的；即使掉下東西來，她也決不容留向四週一看的工夫，立刻就自己檢起來。傑克夢想着許多事情會發生，他想激着災禍，激發，搶劫，火災，地震，暴風雨和其他無數可能事件。但是整整一年了，十號公共汽車却連一點小障礙也沒有發生過，因此他也就沒有一個機會去幫她忙。假使他對她說話，說法引得她注意，她將要帶笑容的去幫她忙。他一下，那就會前功盡棄了。假使他也像別人一樣不去理會她，那自然也是前功盡棄的。不久，有一天，傑克攔停了，薪水增加了不少。這實在使人奇怪不知會引起什麼事情來。夜晚他躺在牀上時，想着許多自身的事情。在以前，自與她相遇後，他總想着她的事，但今晚對她的事却想得很少。他計算着許多事情，他沒有什麼地方是值得羨慕的，他不是個什麼人，更不是個乞丐或貧窮之流。他甚至可以搬出這條街去。他是和藹的，工作神謹，愛情忠實……他一定會很友善的假使她知道……第二天早晨，傑克並沒有在驛角他那老天方上車，走到兩站遠的地方，當公共汽車慢悠悠停下的時候，那女郎夾着書上了車，傑克也隨着上來了忽然到很膽怯，臉有些發燒。她先下了車，很快的走着。傑克也保持同樣的速度追隨着她，直到他發覺到他把應該向她說的話全都忘了時，他才不顧一切的拚命說出：「我——我請你原諒。你——你沒有落下書嗎？」「啊，沒有——」她揉了揉轉下的書，撈了一下。然後她的頭轉向前面去，她走了。「哦——」傑克懇求着，臉上像紅蘿蔔似的。「我知道你的書還在在那兒。我只是要說點事——啊，天啊，你想想——聽一會兒，你願意嗎？」女郎站住了，面對着他，她的頭向一邊微斜着。傑克警告着：假使她只笑一下，這樣一來，那就是表示友善了。「我只是要說——要告訴妳——」

他口吃着說。「整整的一年，我們都乘這公共汽車——我在布魯米街上車，你在康德上車——僅只差三站。這——這應該是有理由，使我們彼此介紹，假使他們——他用袖子揩拭着上額，他馬馬虎虎的記得在他的大衣的袋中有條手絹。「我會經想到一些關於你的事情。對於我，你似乎和我一樣處於困難的地位——」我們是隣居，我們同是住在那兒，在這兒工作——我想你或



者是孤獨寂寞的，你讀了這許多書——」傑克停住了。他知道假如他不停止，他即或永遠說下去也不會說到他所要說的那件簡單的事情上去。

這女郎並沒有立刻就回答他。他似乎有些地方使她疑惑不解——或者那是他的忠誠。但他或許是個比她為歡笑而說着「啊這兒，隨我來」的那人更狡猾的一個扒手。

「我只是以為你或者是很孤獨

而寂寞的——」傑克弄錯了。她正眼望着他，毫不微笑。「我是從來不寂寞的，」她冷冷的說了一句便走了。在另外幾次機會上她也做過這同一的回答，而且是永遠這樣的。

當他第二天早晨上公共乘車時，他手中緊握着一本雜誌，他在後面我了一個座位，選擇他下車的時候可以不經過任何人的座旁。他把窗戶拉緊便毫不停止的讀書。無論

如何，當這車在康德街停過以後這樣也不能防止着他使他不聽判售票員的口袋中一個鈴幣的叮叮噹噹響聲。他不管一切的讀書着，但他總不能明白他屢次三番的讀書的那句子的意思是什麼。忽然他覺得他要抬起頭來看一下。他便這樣做了。她正站在他座旁的道路上。她的臉完全向着他。「早——早安！」他微笑着說，和藹的點了點頭。

日本小說選二

街頭歌女

(四)

福田正夫 紹文譯

「還睡着嗎？」
「門板開了——一條細縫，店主人溫和的說，臉上刻出假意的笑。
「祖父病啊！……今天恐怕

起不來。
梅子被驚醒，趕緊的回答。
「病？」
「是！」
「很厲害的病？」
「不，時常好，也時常壞。」

主人進來，關好門板，探視正熟睡的老人。梅子看見主人沒有發怒，才覺到放心。
梅子起初是垂着頭，後來擡起頭來，用哀憐的眼光看着主人。

「先生——可以讓祖父再睡一會嗎？只有睡覺，才可以好一些。先生！好嗎？」
「唔……」

主人沒有回答，凝視着梅子，脚步在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眼裏發出刺人的光線。
「你的年紀雖小，可是我的話你也許可以懂吧！」
「什麼？」
「我對於你們這樣盡心，我想你們也可以知道了，現在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談。你要能聽我的話，你祖父今天，不怕三天四天的，一直到病好，都可以在這兒住下，好嗎？」

至於我要求的事情，你也一定曉得，在那空地的馬戲團。想要你去參加。
「馬戲團？」
「是的，在那兒現在正想找一個女孩，尤其是像你這樣又會唱歌，又會奏琴的女孩子。你可以去吧！這樣，你祖父也可繼續平安的生活下去。」
梅子心中有無限的難過。主人的話雖然很對，可是在她心裡，總覺得不安。和祖父在一起，就是吃些苦，也是安心的。倘要進了馬戲團，連這也要辦不到了。
主人看梅子沒有回答，又趕緊

「怎麼？」
主人突然轉動身子，睜視着梅子，像是一隻惡魔伸出殘酷的尖爪，要把小鳥般的少女一口吞下去似的。
「好！我對你這樣盡心，我想你一定可以聽我的話……」呼！到馬戲團以後你也可以有些收入，我算我自費心力。
「請你原諒，先生！」
梅子的身體在發抖着。
「我，我不願意去。」
(未完)

接着說。
「怎麼樣？現在你最少可以有一百塊錢，這樣你祖父的病也可以醫治，路是那兒去，你自己也可以有了安身的地方，省得在街頭流浪着，好處正多着呢！」
「我……我……」
梅子口吃的回答。
「我不能離開我的祖父……」

中篇創作

十字街頭 (一)

針是

君明自從局裡的差事被我榨以後，便已厭倦仕途，無心再去奔走活動；他已決定回家鄉去，靠著祖上留下的幾十畝薄田，渡過他這殘餘的歲月。

他的妻——琴，和他十一歲的兒子——世餘，好像對於回鄉的計劃，都不感覺着欣歡和興奮；這也就是表示他們對於都市的生活，並沒有厭煩，而依然還在眷戀着。因此，每當君明實際的策劃還鄉的種種事務時，琴一定就常用一半商量，一半命令似的口氣說：

「我們的生活，並沒有走到窮途，你何必出此下策呢？你還是想方法去我一找子漢章；他是你從前的長官，總可以給你想個法子。」

這時君明總是默默的搖搖頭。他知道琴還沒有了解自己近來的心情！

「鄉間的苦日子，我到能忍受；只是一類到餘兒的學業上，我便要主張在都市裡繼續活下去。」琴又接着說：

「這一層你到不必過慮。」一提到兒子的學業上，君明便不能不開口了：「家鄉裏小學是有的，等到上中學，入大學的時光，我可以

把餘兒寄養在他恩叔許欣夫家裡。欣夫的為人，你是知道的。這個要求，我想他是不會拒絕的。」

以後便是一片沉默。

所以以上的談話，永遠沒有一個結果。因此，他們還鄉的事，也就拖延下去了；但是君明的意念，並不因此而動搖。他只是——面給琴一些反省的時間；一方面利用這些閒暇帶着世餘到這將要離開的都市作最後一次的巡禮，藉使世餘，留下一些概括的印象。

大地已披上了秋裝。西風和落葉，已把繁華的都市，抹上了一層蕭瑟的景象。

君明和世餘從牛奶舖出來，正是晚風褪去輕寒，一遍朝暉，灑滿大地的時候。這時一列馬隊，正穿過街頭。一羣騾馬，幽怨的號聲，立刻被曉聲送到四周。街旁行駛，多時紛亂人羣，都注視因車裡的犯人。君明和世餘，也加雜在人羣裡面，觀看十字街頭的一幕慘劇：

四車上坐著三個犯人：兩個面色灰敗，面無表情；那一個，却直挺挺的端坐車坐，並且大聲喊着：

「諸位！我也受過中等教育，我也知道這是犯法的；但是不搶我錢！作官的盡量括地皮，吸去民間膏血，弄得民不聊生，才逼出了這地土匪！難道他們的行為，不是應當不該槍斃？……死，沒有什麼可怕，我的靈魂早就死去了！……十年又是一個被打的漢子！……像這樣殺，是永遠也殺不絕的！」

這景象對於君明，又是一個強有力的刺激。一剎時，官吏，土匪，戰爭，餓，槍斃，血，……把他腦子漲得昏昏沉沉的。

「爸：這是土匪，是殺頭去把？」世餘發問了：

「是的。如今不殺頭了，都是用槍打死，……這叫槍斃。」君明解釋着：

囚車遠去了。晚風裏還依稀聽見一陣陣人羣的喝采聲。

水潮似的觀衆，有的向前追去；有的散去了。十字街頭又清靜下來。

(未完)

本報重要啓事

本報因紙張來源缺乏，三十一年十二月起暫改開期出刊，一律用紙來源通暢，當即恢復按期出版。尚祈讀者諸君注意，並予原諒是感。

本月一日，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

出刊。訂閱暫定每二個月九期三元六角。

內政部立案登記警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一號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六月十四日出版

第三卷第二十五號

總號 第二〇四號

吾友

(三日刊)

每星期一、四、七日出刊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吾友報社

編輯者 吾友報社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二)區 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四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三元六角

半年五十四期 二十一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北 京

同盛銀號

資本金收足國幣十五萬元

儲蓄致富

辦理

特種定期	活定兩便
普通定期	兒童定期
優便定期	特種活期
	存款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備有詳章 函索即寄

特設

兒童節紀念定期存款

奠定兒童自立之基礎
養成兒童節儉之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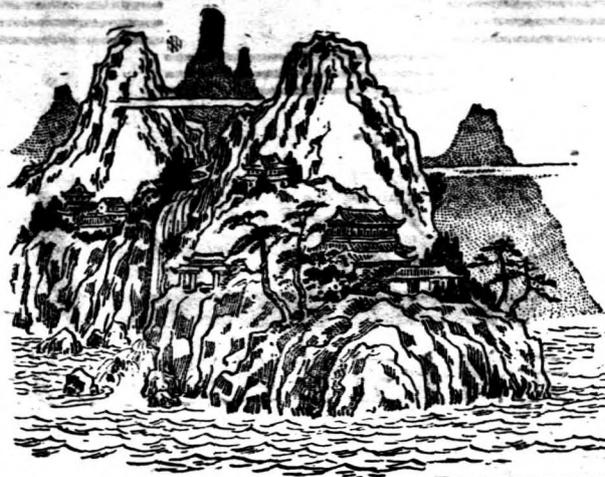
金額：千元起至三千元為限

利率：定期一年年息一分五厘
二年年息一分六厘

期限：自本年四月四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地址：北京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一百號
電話：南（三）局 一八二六號

咫尺蓬萊



胚生蒙

人體之衰弱。無非因體內精血之虧耗。骨節之虛。以及各部機能之損壞所致。否則人入可享康樂。雖欲神仙難得。要求長壽非難。故凡衰弱多病之身。能加意調攝。進服現代科學合理補劑之

自可轉弱為強。長生却病。

蒙生胚

為舉世無匹之腦器複製劑。其原料名貴可靠。取自古今中外一致奉為珍寶之胚胎素。人參為情之腦下垂體質。發動春延續生命之各種維生素。補腦益血之各種維生素。精鐵鈣等。應用科學之精與煉製。其補力之大。無與倫比。簡言之。補腦。用先補物。補復天虧損。是矣。

蒙生胚

為男女老幼之最大益。安心常服。問。咫尺之遠。何必仙海。外來仙想。耳。花增。

新亞藥廠製造



中華民國卅貳年六月廿壹日

新亞藥廠北華辦事處

上海南京路新亞藥廠發行部十八號

二月廿

每月九冊

三元六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青島天津路八號 濟南天津路四號 上海天津路一號 北平天津路一號 漢口天津路一號 廣州天津路一號 香港天津路一號 汕頭天津路一號 廈門天津路一號 福州天津路一號 南京天津路一號 北京天津路一號 天津天津路一號 濟南天津路一號 濰縣天津路一號 煙台天津路一號 龍口天津路一號 威海衛天津路一號 營口天津路一號 安東天津路一號 遼陽天津路一號 錦州天津路一號 承德天津路一號 張家口天津路一號 歸綏天津路一號 包頭天津路一號 西安天津路一號 蘭州天津路一號 西寧天津路一號 銀川天津路一號 拉薩天津路一號 成都天津路一號 重慶天津路一號 昆明天津路一號 貴陽天津路一號 長沙天津路一號 衡陽天津路一號 常德天津路一號 益陽天津路一號 湘潭天津路一號 邵陽天津路一號 岳陽天津路一號 衡南天津路一號 郴州天津路一號 永州天津路一號 梧州天津路一號 南寧天津路一號 海口天津路一號 廣州天津路一號 汕頭天津路一號 廈門天津路一號 福州天津路一號 南京天津路一號 北京天津路一號 天津天津路一號 濟南天津路一號 濰縣天津路一號 煙台天津路一號 龍口天津路一號 威海衛天津路一號 營口天津路一號 安東天津路一號 遼陽天津路一號 錦州天津路一號 承德天津路一號 張家口天津路一號 歸綏天津路一號 包頭天津路一號 西安天津路一號 蘭州天津路一號 西寧天津路一號 銀川天津路一號 拉薩天津路一號 成都天津路一號 重慶天津路一號 昆明天津路一號 貴陽天津路一號 長沙天津路一號 衡陽天津路一號 常德天津路一號 益陽天津路一號 湘潭天津路一號 邵陽天津路一號 岳陽天津路一號 衡南天津路一號 郴州天津路一號 永州天津路一號 梧州天津路一號 南寧天津路一號 海口天津路一號